

## 同一只小龙虾，不同的「身价」

湖北洪湖：一座城与一只虾的「共进之路」

新华社武汉电(记者侯文坤)收到订单,从冰柜里拿出锁鲜调味虾,只需加热、拌上配菜,交给外卖配送员……仲夏之夜,湖北洪湖市,商店相继打烊,路边夜宵摊却正是热闹的时候,夜风混着小龙虾的味道。

“以前接单后,得用新鲜小龙虾下锅炒,耗时费力,如果提前加工好又把把握不准量,做多了就亏本了,口味也没法保证。现在用加工厂已经加工好的调味虾,很方便。”夜宵店店主老张一边忙订单,一边和记者闲聊,他曾在农村养过虾,收过虾,也卖过虾,如今专心在镇上做餐饮。“小龙虾买卖的分工细了,加工环节增多,产品更多元,大家都受益了。”在小龙虾这条产业链上,老张承担的角色越来越少,但效益越来越高。

小龙虾养殖在洪湖兴起于2007年初。“不过,最初的时候,一方面由于技术不成熟,粗放养殖,夏天收,产量低;另一方面大家各养各的,卖的时候只管出货,市场混乱。”洪湖市小港农场的水塘旁,40岁的虾农王孝振正忙着“巡塘”。一身休闲装,一辆荧光自行车,搞了20多年水产养殖的他,如今俨然一个城市上班族。

“低效、低附加值,加上无序竞争,遇到糟糕的天气或市场波动大,赚几年都不够一次赔的。”王孝振说,曾经他没少吃亏。在他看来,最初小龙虾在洪湖也算得上是一个农民在夏天谋生的路子,谈不上致富的产业。

“一湖清水美名扬,洪湖从不缺水产。可要成为富民的好产业,小龙虾需要转型,更需要进阶。”洪湖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贤琼说,近年来洪湖瞄准小龙虾“散小乱弱”的痛点发力,聚散联强,一方面鼓励小龙虾产业向有实力的龙头企业、合作社、种养大户集中,一方面强化基地、虾农、企业间的利益联结,引导分散经营向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。

除了给小龙虾“强筋骨”,还得“长肌肉”。李贤琼说,围绕绿色循环、优质高效,洪湖在小龙虾供给侧做了文章。与之一对应的,一批生态、高效的小龙虾养殖模式应运而生,如深水养殖、虾稻共作、虾蟹轮作、蟹虾复合养殖、虾莲共生等;一批高附加值、高技术含量的深加工企业快速兴起,集水产品加工、研发、销售及出口于一体……

“洪湖小龙虾养殖面积目前已超百万亩,小龙虾年产量从2007年4.3万吨增长到8.5万吨,全产业链产值从2007年4.3亿元增加到了100亿元,小龙虾产业人员已超10万人。”李贤琼说,洪湖小龙虾慢慢脱离了最初夏天“捕捞+餐饮”模式,集育种繁育、健康养殖、精深加工、物流餐饮、文化节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逐步形成。

随小龙虾一起“进阶”的,还有王孝振。因为懂技术,他被聘请来管理一片养殖基地,家里的水田则流转给合作社,进行规模化经营。“我管的这500亩水塘的小龙虾就是直供当地加工企业,虽然今年湖北小龙虾整体价格波动比较大,但我们不用发愁。”王孝振说,一方面是因为小龙虾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后品质好、个头大,市场需求大,另一方面因为加工厂就在家门口,省去了运输成本,价格上也有优势。

十多年来,农户手里小龙虾从一斤几毛钱涨到几十块钱,从养殖户成为产业工人,正是得益于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和不断延伸的产业链。

几公里外,洪湖市新宏业食品有限公司无菌生产车间内,去头、去壳、开缝、挑线、去黄,一只只油亮鲜红的虾子,在工人手中几经翻转……夏季,这里每天有250吨虾仁、虾尾、调味虾等加工产品飞往全国20多个省市,有的在欧美、日韩等国际市场上留下足迹。

“去年,小龙虾系列产品总产量约1.1万吨,消化小龙虾原料3万吨以上,实现小龙虾系列产品产值5.4亿元。”洪湖市新宏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华兵说,他们的产品对接多个知名网络平台、电商、餐饮连锁店。“不仅如此,我们综合利用率已达到95%以上,一些原本被丢弃的废弃物都利用了起来,比如虾壳就可以加工成虾粉,做成饲料。”

从农户挑着筐去卖虾,到外地商贩驻点抢购,再到百亿产值。洪湖虾农们如今获得感满满,去年小龙虾为王孝振家带来各类收入近30万元。

## 同一片田园，不同的“风景”

广西龙胜绿色发展观察



▲金秋时节,漫山金黄,游客在龙脊梯田观光游览(2018年10月12日摄)。

新华社发(潘志祥摄)

瑶寨,瑶族女子的长发构成了龙脊的另一道风景。

黄洛瑶寨风光秀丽,一条穿寨而过的小河,悠悠铁索桥连着两岸人家,瑶族吊脚楼在群山之间错落有致。据介绍,黄洛瑶寨获评首批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,最主要的原因正是长发。这个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长发村”的村寨,头发在1.4米以上的女性就有60多位,最长者达2.72米。据史料记载,龙胜一带的红瑶妇女早在宋朝就有留长发习俗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红瑶女子对自己的头发极为珍视,有世代相传的蓄发习俗和护发秘方。据说女孩子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剪一次头发,此后就包裹着一圈土布,结婚时这布才能取下,将头发在头上盘一个无髻的圈。

近年来,走进龙脊的中外游客对她们留发的长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黄洛瑶寨村民打破千百年的禁忌,解开包裹严实的长发进行民俗表演。“一梳长发黑又亮,二梳长发等情郎……”过去从事传统农耕的妇女,为游客表演长发歌舞、经营农家特色餐饮住宿,人人成了“扛着犁耙种田、唱着山歌搞旅游”的“两栖”农民。

记者走进黄洛瑶寨,正好遇见身着民族服饰、盘着长发的瑶族妇女聚在小巷子里分发上月的演出费。54岁的潘红妹开心地接过领队递来的3075元现金。她说,近年来,随着游客增多,她们的表演场次也逐渐多了起来,“五一”期间最忙的时候一天连着表演了18场,每一场“工资”为15元。村里的长发女子几乎都加入了舞蹈队。

“往年一年的门票收入100多万,去年桂三公路开通以后,暑假一个月门票收入就有120万,每户分红5至6万,日子越过越好了。”潘红妹说,除了演出费,她们还能得到一笔景区门票分红。

黄洛瑶寨的长发舞在文化部门的帮助下多次提升打磨,成就了今天5.0版本的长发歌舞表演艺术。为提升旅游品质,龙胜县挖掘独特的旅游资源,“排灯节”“红农节”“赶山节”“开耕节”“秧梳节”等传统节日被一一盘活。

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毛逸人说,支撑龙胜全域旅游的并不是纯粹的风景区。“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、生产,民族风情,民族文化,这些都是风景线。”

## 生态支撑新业态

成立于1951年的龙胜各族自治县,是中国中南地区最早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县之一。在近70年的发展进程中,龙胜也走过不少弯路:曾经尝试发展工业,不仅效益不好,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;发展传统农业,因绵延青山高达千米的海拔差,难以形成规模化种植。

2003年,一条从龙胜县城通往龙脊镇大寨村的公路修通,拉开了龙胜旅游扶贫的序幕。依托龙脊梯田和民俗文化影响力,乡村旅游大放异彩。近年来,龙胜县委、县政府更是以“建设中国生态旅游强县”为目标。

当地干部群众深知,无论发展工业、农业,还是旅游业,任何业态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的支持。“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保护好生态,绝不引进破坏生态和损害子孙的项目和产业。”龙胜县委书记周卉说,近年来,龙胜以“铁的决心”掀起环境保护攻坚战。

曾经,龙胜各地河岸采砂船随处可见,河水浑浊,河道千疮百孔,山上阔叶林被随意砍伐,生态破坏严重,群众怨声载道。2015年龙胜关停并转了70多家木材加工厂,2016年取缔了71家非法采砂场,2017年全县480多条河流全面禁渔……

龙胜是我国主要的滑石主产地和供应地之一,境内三大滑石矿企业产值占据全县工业产值的一半壁江山。然而,滑石从开采到加工,都对环境造成影响。

“开采滑石带出泥,把河流染成了黄河”,加工滑石产生的白色废水又把河流染成了“牛奶河”。龙胜各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局长梁建广说,近年来,全县投入2000万元对三大滑石矿企业的环保设备进行更新改造,如今废水经过压滤机处理后变成一块块“饼”,有些矿物质含量大的还可以回收。经过全力整治,“牛奶河”重新清澈起来。“应该还老百姓一个绿水青山了。”

为了更好地保护青山绿水,龙胜实施了禁采河沙、禁伐阔叶林、禁止新建水电站等系列措施,实现从无序利用资源到着力保护资源的根本性转变。

## 同一把小杂粮，不同的“身份”

一个晋西北农民眼中的“农业供给侧改革”

灾荒年,就得挨饿了。”

“现在,我这儿一年产的粮食够家里吃十年都有余。”望着眼前的200亩杂粮地,邸喜全感慨。

邸喜全告诉记者,变化大多发生在近几年,随着“农业供给侧改革”深入推进,当地政府积极引进小杂粮优良品种,大力推广地膜覆盖、节水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,实现了小杂粮的科学化、规模化种植。

2009年,邸喜全创办了前所村第一个农业合作社,如今合作社规模已发展到100多人。老邸自己向农科院租了400亩地,其中200亩种了小杂粮,包括甜糯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大豆等。仅靠这些小杂粮,邸喜全一年就能赚10多万元。

## “苦力活”成“技术活”:耕种方式彻底革新

“以前种小杂粮是苦力活,农民为了几口吃的一辈子被拴在地里。现在种地成了技术活,科技解放了双手,让我们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。”邸喜全说。

回忆起40年前田间劳作的场景,邸喜全感慨不已:“那时从播种到收割全靠人工,能用畜力耕种的人家已经算‘大户’了。”

最让邸喜全难忘的是种谷子时跪在地里拔苗的场景,因为种子播撒不均匀,导致每一垄地长出的苗都是一堆一堆的,必须在每堆苗中留下长势最好的一棵,将其他的全部拔掉。“杂苗就像头发一样多,一个人跪在地里一棵棵、一丛丛地拔,一整天也拔不了二亩地。”

“现在没有拔苗这一说啦。”邸喜全说,如今有了精量播种机,农民通过机械化播种实现了精准均匀排种,“我让它下一颗就下一颗,让它下三颗就下三颗,一台机器一天就能下三十亩地的种子。”

说到这里,邸喜全骄傲地向记者盘点起自己的“家当”:拖拉机从18马力到180马力共有6台,双铧犁、圆盘犁、割晒机等配套农机应有尽有,还有收割机、冷藏车……“去年我还买了一架喷肥撒药的无人机。”他自豪地说。

邸喜全说,由于种植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,如今一个农民照看三五亩小杂粮地非常轻松,“种地不再是苦差事,农民的生活现在可美啦。”

## “粗粮”成“营养食品”:受众人群众迅速扩大

“以前城里人不吃小杂粮,现在可稀罕着嘞,卖的价钱比主粮还高。”邸喜全说。

小杂粮多属于粗粮,过去由于加工工艺简单,口感比较粗糙,小杂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,只能被“吃不起粗粮”的穷人当作充饥的口粮。

随着近年来小杂粮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,小杂粮的营养价值逐渐为人所知,加上精细化的加工制作优化了其口感,使得小杂粮逐渐走向越来越多样化的餐桌,成为许多人喜爱的营养食品。

“过去家里来个亲戚,为了表示欢迎,我们都会拿出白面来招待他。”邸喜全说,白面馒头是过去村里对客人的最高礼遇。“现在正好反过来了,城里人到乡下来,就是要吃粗粮哩。”

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定位的提升,小杂粮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“今年一斤谷子能卖到两块五毛钱,而且根本不愁卖,一个电话收粮车就上门了,想不到小杂粮如今成了大产业!”邸喜全说。

本报记者王念、卢美婷、吴思思

大地母亲孕育万物,依靠土地耕作,曾经是人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唯一选择。

千百年来,广西龙胜山区群众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开山劈地,开垦出层层梯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酷似鳞片附着在山脊之上的田园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奇观,海内外宾客纷至沓来,领略中国南方农耕文化“活化石”的独特魅力。从此,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有了更多的生计,一面在祖宗留下的田园里耕作,一面发展乡村旅游。2018年,龙胜接待游客860.03万人次,实现旅游消费105.08亿元,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依托生态和农耕文化、民族文化等独特资源优势,龙胜走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他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,同时着力挖掘优秀文化资源,推动文旅融合发展。今年4月,这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宣布“脱贫摘帽”。

## 种田成为“风景线”

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桂林西北部,与湖南接壤,境内重峦叠嶂,素有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之称。自然条件逼出了当地群众的创造精神,高高山脊上的层层梯田便是人们世代代为了生存而奋斗的佐证,庄稼人因此被称为“大地雕塑家”。

生活在龙脊镇古壮寨的廖志国没有想到,祖祖辈辈耕作传承下来的田园有一天竟成了风景。

伴随着龙脊梯田名气的提升,前来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,经营旅馆、饭店的村民也逐渐增多。五年前,廖志国的大女儿将自家的青瓦木楼改造成客栈,开始做乡村旅游,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。

曾经,面朝黄土背朝天,种地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,粮食够吃就不错了,花销却从来都紧巴巴的。如今廖志国也种地,但种的是“风景”,是为了让农耕文化得到传承,吸引城里人来此体验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。“至于种地的收入,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
同村的廖琴芳精明能干,客栈开得更早一些。2009年,廖琴芳敏锐地感觉到旅游发展给贫困山区带来的商机,果断把在外务工的丈夫叫回家。他们大着胆子向亲朋好友借了40万元,将自家的木楼改造成了一栋三层的农家旅馆。

“当时还是有些顾虑的,借了那么多钱,就怕不起嘛。”廖琴芳说,从客流量趋势看,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后来,生意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好,只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基本还完了外债。如今,当上老板娘的廖琴芳忙里忙外,有些粗糙的双手戴着戒指、手镯等饰品。她坦言,这些年自己常常顾不上梯田里的农活了,但龙脊梯田里的庄稼是必须种的,家里的5亩田就分出3亩请别人帮着打理。

大概从2001年开始,龙脊梯田的名气越来越大,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要住宿,要吃饭,要消费,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机会,大家尝到了甜头,观念渐渐转变,新的生产模式带来的利益占了村民收入的绝大多数。

“以前种田是为吃,现在种田成了风景线,老百姓收入更高了。”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传媒部副经理何利民说,景区每年从门票收入中按比例补偿给村民作为旅游红利,村民则需按照规定种植水稻和维护梯田景观。

为了调动群众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,景区在支持群众做农家乐的同时,鼓励大家把闲置的土地租给有能力的人种,让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农耕景观:春耕时水田如镜面映出四面青山,夏季稻田里的秧苗郁郁葱葱,秋收时满山遍野一片金黄,冬季的雪景又是另一番浪漫。种田的人按劳分配,也能领取不菲的景区分红。去年,大寨村每亩地分红4000元,最多的一户人家分到了5.6万元。

## 长发飘飘迎客来

龙脊山脚下的黄洛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中唯一的

新华社太原电(记者刘扬涛、张磊)“生育期短、种植面积小、种植地区和种植方法特殊,有特种用途的小杂粮豆,其特点是小、少、特、杂。”这是百度百科有关“小杂粮”的词条。

“那都是以前的说法,现在的小杂粮可不小啦。”61岁的山西五寨县农民邸喜全跟小杂粮打了40多年交道,他用亲身经历向记者讲述了小杂粮的“供给侧改革”之路。

## “活命粮”成“致富粮”:产量规模大幅提升

“过去种小杂粮是为了活命。现在可不同了,我靠它发家致富嘞。”邸喜全说。

邸喜全所在的五寨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,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。干旱、冷凉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导致一般的农作物难以生长,过去农民只能靠种植一些耐寒抗旱的小杂粮勉强维持生计。

邸喜全十几岁就开始下地帮父母种田,“那时候种一亩谷子才能产五六百斤,一亩玉米也就八九百斤,打下的粮食刚够一家老小填饱肚子,要是遇上